

随笔

## 向日葵的影子

鲍尔吉·原野

我爸撒籽时抓各种籽撒下去,因此葵花并不像其他人种的那样排列成行。我家的葵花如散步散进了院子的过客,在窗前停留谈话。葵花长出花盘,虽然小,也生出一圈黄花瓣,像火苗一样飘飘然。

早上醒来,我先趴在窗台上透过玻璃看这些小向日葵。它们的脑袋越长越大,越长越圆。当然,它这个脑袋像铁饼一样扁。圆得像傻瓜,秆就支不动了。葵花戴着厨娘的帽子,脸庞边缘露出一圈花瓣。花瓣有的是,只不过先露出一小圈儿给你们看看。葵花的脸盘子长满花蕊。花蕊横竖成行,上百。这么多花蕊,说葵花的脸盘子是花蕊的广场也可以。花蕊在集会,它们手举更小的花瓣准备走过主席台,主席是太阳。

我爸对院子里长出稀稀拉拉的葵花感到欣慰,以双手掐腰的造形看这些葵花,好像这是他发明的植物新品种。葵花驾临我家小院,招来好多客人。小猫在葵花下面挖坑埋屎,蜜蜂追随葵花的脸盘子嗡嗡,好像想给葵花洗脸却无处下手。人说葵花的脸对着太阳转动。我仔细看它的脖子,没轴怎么转呢?我没看过葵花转。秋天,葵花长得比人高。它的大脸盘结满密密麻麻、黑白分明的瓜子。有一年,我家院子里种的向日葵天折了七八棵,秋天只剩下一棵高大的老向日葵。它长到两米多高,好像一根绿色的电线杆子。为了帮助牧区的亲戚找到我家,我妈特地写信告诉他们“院子里长了一棵特别高的葵花”。

向日葵的伴侣是它的影子。我家的小园子在秋天已一无所有。地上只剩下灰白色的泥土。土被连续的秋雨冲刷出一层起伏的花纹,似干涸的河床。立于院子中间的向日葵的影子如长长的黑色表针,从早晨开始缓缓地转动,仿佛探测园子里的土壤下面的秘密。我沿着向日葵的影子往下挖一条细细的深沟,把土掏出来。这样,向日葵影子的细长身躯与大脸盘子就镶嵌在沟里。向日葵影子的生活是在模仿向日葵,为它剪裁一件透明的黑衣,追随它,须臾不得离开,直至黑夜来临。我在向日葵的东面和西面挖了两条沟,都很细。西面的沟更长。太阳落山时,向日葵的影子掉进这条沟基本上爬不上来了。向日葵拖着一根影子的尾巴朝夕阳跑,过一会儿,慢慢地,影子中计了,它掉进了沟里,我在沟上面盖上早已准备好的草。看到没有,向日葵的影子消失了,它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影子的向日葵。虽然它老得豁掉了牙齿——它脸盘上的瓜籽被喜鹊偷啄了很多,像豁牙的老人。但它摆脱了影子该有多么轻松。房子和杨树都倚靠在自己沉重的影子里,房屋的影子由于沉重而倾斜。杨树的影子甚至在模仿杨树的断枝,像取笑它一样。

向日葵在自己的影子里站立,它在影子里站高、变矮,影子是它对往事的回忆。蚂蚁在向日葵的影子爬上爬,如同检查它的身体,或者说正把它的影子拆掉,搬到各个地方。每次我从窗台看到向日葵,它如同拄着拐杖的老将军,它离不开那根拐杖,拐杖就是它的影子。向日葵的奇特在于把那么多种子结在自己脸上,它的大而圆的脸仿佛在笑,长时间凝视太阳却不会造成日盲症。然而它的脸上堆满了子女,多到数不过来,它看不到眼前的情景,它的子女在它脸上铺设了一座团体操的广场。蜜蜂般的花蕊脱落,向日葵的脸上布满黑色带白纹的瓜籽。它们的横列已经挤得不能再挤,纵列更整齐,每一个肩膀都靠在一起。

向日葵的头颅越来越低,它终于看到了地上的影子。影子里面有什么?为什么会有一影子,向日葵仔细查看,脸盘子越来越低。

我把视线从书页那里收了回来,抬头去看机场航显屏滚动的文字。

这是计划中的一次航行。但到了飞行这天,天空阴云密布,针对不能起飞的疑问,机场给出的答案是,降落天气异常,不具备安全降落条件。至于如何异常,没有准确的描述。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,千里之外彼地的天气,决定了此地此时人们的行踪和情绪。在机场等候飞机从远方飞来,是个美妙的过程,你不知道飞机从何地飞来,何时降落,降落在机场的哪个位置,你不知道有没有摆渡车,匀速地开到停机位上,把机舱里吐出来的人们,一位一位地接走,然后有人开始给飞机加油,打扫清理机舱。当然如果想要得到这些信息,并不难,打开手机操作几下软件,就知晓了,但我觉得知晓这些信息并没意义,它们只会让人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手机屏幕上,还有不停地向停机坪张望。

第一次通知飞机晚点的时候,人群是沉默的,没有人抬头。等到第二次的晚点信息不紧不慢地传出来的

谭坪原上的主食蒸煮为多,偶尔油炸。极简的饮食体系中,颠来倒去的种种花样其实都是蒸馍和煮面的变种。

我的乔眼村,曾经是个地地道道的杏花村。清明前后,黄土做成的小村满眼花团锦簇,土里长的庄稼人如在神仙世界,花间蜂鸣蝶舞,空气都带着甜味。花褪残红,小小的青杏成了山里娃的好耍头,杏核求仁未得,嫩而白的薄皮只包着一汪水,拇指和食指轻轻揉捏,嘴里念叨着“唧唧唧唧软”,突然发力,水便刺了出来。等不到杏儿黄,口水已拖得老长,那青杏酸且硬,苦而涩。眼见馋得不行,母亲便摘一小碗,蒸熟了加些白糖,没有白糖就用糖精,好歹压压肚里的馋虫。

熬过端午,小麦搭镰的时候,一树一树便开始泛出诱人的金黄和亮红。在家吃不够,放牛割草拾麦穗时裤兜里也装得鼓鼓囊囊。吃到牙根发软,咬一口馍都费劲。山里孩子淘归淘,闹归闹,乖巧懂事却自有一套。比如吃杏,杏核绝不随手乱扔的,一个兜里装杏,一个兜里放核,看到别人丢弃的杏核,也捡起来装在兜里,回家晒出杏仁,存着做杏茶备用。我小的时候,雨天没处去了,也常在家里打杏仁,找块石板铺在地上,一截草绳绕个圈,抓几个杏核放进去,带柄的斧头不好使,最称手的是家里的秤砣,容易把握力道,确保只破壳不毁仁。砸出一碗杏仁,蒜臼或花椒钵里仔细捣碎了,捣成茸茸的油泥,锅里加满冷水开煮。水沸时切记小心看护,把握炉膛里的温度,用勺子轻轻地扬汤,不使沫子溢出来,杏茶的味道好否,关键在此。待浮沫消散,加小麦粒、玉米粒、花生仁、豆角籽、黄豆继续煮。各种豆粒熟了,加切好的鲜豆角再煮,最后下入擀好的面条。做一次杏茶,最少要两个多小时。

杏茶饭类似太原人常吃的和子饭,之所以贵为极品,关键在杏仁熬制的汤底,个中妙处,实不可言。想那果仁本是生物之精华,被四季轮换的光阴凝于坚核之中,本意是要贞下开元、孕育新生的,一朝破而碎之请其出,猛火迎头唤其醒,然后文火萃取,千熬万滚中细细商量,昔日天地同力之所成,风雨霜雪之所凝,朝阳夕阴之所聚,于是变化于鼎镬之沸,侵融于五谷之体,终成芬芳之味、甘甜之脂。但调料和烹饪均极简单,除了时间的耐心、火候的热情外,所需的只是一把成盐。

设想一台时空压缩机,可以将四时光阴的生长收藏浓缩于瞬间,将会是一种何等的目眩?而一口杏茶的味道,莫名之妙正在于此。啜一口汤,弥漫于唇齿间的甘甜,会让人不舍得仓促咽下。而咬下去的每一口,都将是一次美



韩浩月

时候,那些纷纷站起身,走向检票口查看小型航显屏的人,四处寻找工作人员的人,大约都是与你“千年修得同机飞”的人。机场庞大而深邃,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通道,工作人员的通道不知道藏在哪里,当他们该出现的时候,就会出现。比如第三次通知晚点的时候,他们就会用小推车推着一些瓶装水、小面包,一边查验机票一边发放水和食物,并耐心地、小声地向乘客解释着一些什么。

买了一杯咖啡,继续看书,心如止水。在内心的水面表层,有一些涟漪,悄悄地穿透这层涟漪,会惊讶地觉得,有些欢欣的意味在波动——等



《新春》张朝曦 作

好的邂逅。麦粒的筋道,玉米的甘软,豆角籽的绵香,花生的鲜甜,面条的爽滑,只是可以预见的美妙,而有了杏茶的加持,所有的一切超乎你的想象,不再是平日熟悉的味道。齿尖上的每一次破裂,都仿佛一个奇妙世界的被打开,坚果久熬的浓香,让所有的美好都带上了“+”号。

一顿吃不完的杏茶饭,连锅敲在不生火的凉窑里。翌日下地回来,热水汗脸一身疲惫,舀一碗来凉吃,相比前一日竟多了些甘甜和油香。两碗下肚之后,一日的苦累烟消,浑身顿觉清爽。那感觉,咋形容呢?苍天不负生民,人间终究值得吧!

时光荏苒,终究磨不灭沧海巫山,儿时的杏花村,母亲的杏茶饭,始终是我一往而深的想念。

多恋

## 杏茶饭

乔傲龙

## 连载

但学术观点历来只能是学者“个人本位”的,而不可能是以某一学术机构为本位的……风传于北大学子间的一首打油诗更有趣:

郑亳西亳几成仇,  
西亳全赖大灰沟。  
前八后五今何处,  
东西二里不到头!

大灰沟,是偃师商城“宫城”内发现的一处该遗址最早的遗存,被发掘者引为夏商分界的界标。前八后五,史载商人迁都,建国前八次,建国后五次。

## 第三章 垣曲原来是汤都

在偃师商城遗址发现之后,接踵而至的便是山西运城垣曲古城遗址的发掘。垣曲在唐虞夏三代,均为古冀州之邑,商为侯国,周为晋;秦为河东郡,汉为河东郡二十四县之一,东汉属河东郡二十城之一;魏属河东郡直隶

司州,晋属河东郡九县之一,隶司州。汉以前因邑东王屋山,状如垣,故称东垣,亦称王垣。北魏皇兴四年(470)置郛郡,隶东雍州,太和年间(477—499)并河内、孝昌析置白水,复置郛郡于阳壶城,领白水、清廉、棗平、西太平四县。北周明帝二年(558)置郛州,改白水为亳城。隋开皇初(581)废郛,大业初(605)废州,改为垣县,省后魏所置清廉县及后周所置蒲原县入垣县,属绛郡八县之一。义宁元年(617),以垣、王屋置郛郡,又置清廉、亳城二县。唐武德元年(618)改为郛州,置长泉县;是年,以长泉隶怀州,后省。武德五年(622),省亳城入垣。贞观元年(627),州废,省清廉入垣。龙朔三年(663),隶洛州。长安二年(702),复隶绛。贞元三年



60

苏  
华  
著

■ 作家出版社

## 《大夏禹都》节选

(787),隶陕州。元和三年(808),复隶绛,为绛郡七县之一,隶河东道。五代因之。元初,属绛州七县之一,隶平阳路。至元三年(1266)省垣曲入绛县。元朝统治者此次的行政区划调整,给垣曲差役和人民生活生产带来很大不

便。远者涉水登山,往回四百里,动经数日,农人贻误农时,多妨农务,差役又招违慢之罪责,以致民人虽在垣曲而心不安,虽置产而不辟田。至元十三年(1276),垣曲典史刘让等四十余人联名状诉,以为本县地里宽远,东连王屋济源,南控本境,黄河济民古渡,西通解盐路径,北接冷口谷道,四通行旅经商;又有舜耕历山让畔之田,汤都葛伯仇餮之所,相去绛县一百七十余里,乞上可怜,复立垣曲县,诚为便当。于是前县官裴珍,兵马都监吕忠信、杨林,刘让和耆老鲁斌等五人,亲到州衙和路治请愿,又赴京师递状,经历三载,终获所愿,至元十六年(1279)复置垣曲县。

垣曲自汉迄五代,皆名曰垣。至宋改垣县为垣曲县,入元省并后以乡民请愿复置,是

为县名至今千年不变的古县。因县地古老,又因东至河南济源县界五里,至济源县治一百六十里;南至黄河岸五里,与河南滏池县界相邻,至滏池县治九十五里;西南至夏县九十里,至夏县治一百九十里;西至闻喜县界八十五里,至闻喜县治一百九十里;左跨王屋,遥连析城,右扼中条,直接雷首、太行,北倚名山之宗,黄河南旋,众水所会,洵锁钥也,故有“被山带河,襟要之所”“河东之形势,陕洛之襟喉”的美誉,而所存古迹也多为或传说或史载的古城池:

亳城:在治西十里。相传为汤都遗址。元致和元年(1328),在此勒“殷商烈祖成汤居亳故都”碑。《佩文韵府》亦言:“垣曲西有亳原,汤尝誓众于此。”

历史